

# 五色 死亡

题材分类散文系列

田曙光 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 五色死亡

题材分类散文系列

田曙光 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 五色死亡

田昭光 选编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375 插页：1

字数：262,000 印数：1—5,500

ISBN 7-5404-1041-8

I·836 定价：5.90元

## 五色死亡录(代序)

田曙光

之于某些读者，或许非常遗憾。一本装帧如此精美的书，书名却是这般令人沮丧不祥。

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去编选一本描写死亡的散文，去思考死亡的问题，既非自寻烦恼，亦非故作深沉。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怎么也不会过时的话题。

你能否理解死亡——一种古老的不能再古老的自然法则。无论你是穷困还是富有，无论你是卑贱还是尊贵，无论你是愚笨还是聪慧，无论你是丑陋还是美艳，它都会或迟或早地来探访你，给你或长或短的生命旅途一声丧钟，使你的生命得以完整。

人类在混沌之初的孩童时期，对于死亡似乎是无所谓的。这就有如不谙世

事的孩童，看见死去的亲人僵直地躺在停尸板上，但来到世界上的短暂时日所积累的可怜经验却这样告诉他的感觉：亲人，不过是睡着了。睡得可真好，这么多人进进出出，竟没有把他吵醒。即使是最有灵气的孩子，至多不过能猛然想起老祖母哄骗他睡觉时的念唱：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行人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

对死亡的无意识，之于死亡，便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怀念与哀愁。那时的人类是不完备的人类。起码是在情感方面是有缺憾不完备的人类。

当人类明白死亡存在时，便激烈地反抗死亡，以否定死亡的真实存在，表现出对生命不死的执着的迷狂。卡西尔在《人论》中说：“在原始思维中，死亡绝没有被看成是服从一般法则的一种自然现象。……最古老的金字塔文从头到尾主要的起支配作用的符号的意义，就是执着的、甚至激烈地反抗死亡。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最大反抗的记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

终于，人类意识到死亡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人死了也不能复生（只有庄子出语惊人，他说死人之所以不复生是他不愿意复生。“恶生悦死”。意即活着的人总想活在世上喜欢生，那么死去的人从不见活转来，不也正是表明他喜欢死吗？）于是，古往今来的中外哲人们，便在这堵永远立于血色生命前方的白色死亡之墙下苦苦思索。这绵长思索的内容，就是那最内在最永恒的主题。

死亡是生命终结的形式，而究其内容，却联系着世界

的方方面面。我诚心希望人们能从本书所选的那些或崇高或平凡的生命毁灭中，窥见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的伟大力量，倾听对美好社会和人生的深切呼唤。

.....

死亡毕竟是严酷的。活人终要死去，死去的不可复生，成了人们不可逾越的阴阳界限。于是，无尽的哀思与怀念，便时时萦绕在活人心头。生生不息，死亡也从未间断。在广袤辽远的世界上，弥漫着生与死，欢乐与哀伤共存的气氛。

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以对事物超出凡人的敏感，抒写了爱子龙儿死去后他睹物察声的无尽哀痛。龙儿死后，作者才回到家中。“就见了一张被他玩的今年正月的灯花”和“上房里砖上的几堆烧纸钱的痕迹！”晚上，作者和妻子说起龙儿，且说且哭。夜半，起风了。“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去年采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在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春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作者没有明白地说怎样怎样哀痛。然而在冷静的描写中蕴藏了巨大的悲伤。枣儿坠地的一些微声响，足以引起人们心灵的剧烈震颤。

美国作家玛丽·谢尔曼·希尔伯特的《矶鹬带来欢乐》，说的是她在一片海滩与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相遇。小女孩天真活泼，热爱生活。她在某一天曾因母亲去世而心情不好对小女孩发了火。当她感到愧疚登门造访小女孩时，小女

孩的母亲告诉他：小女孩死了。其实，小女孩早知道自己得了白血病，要母亲带自己来到这块向往已久的海滩玩。小女孩的母亲拿出孩子临死时留给作家太太的一封信，只有简短的六个字：矶鹬带来欢乐。

细读上述篇章，你不得不对这些幼小生命的过早夭亡而深深惋惜，从而对死亡发出诅咒。或许，假如孩子不死，在她今后几十年的生命旅途中，人类的苦难多于人类的幸福。然而人们还是希望孩子能活着，尽管会有苦难风雨。但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却对此有着超然不同的看法：“趁罪恶忧患未及摧残，/死神慈爱地为孩子降临，/把一枝蓓蕾携上云端，/让它在天国开放”。（《一个幼童的墓志铭》）我以为，倘孩子已经死去，柯尔律治的诗，当然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宽慰。假如眼前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你要孩子为免除“罪恶”“忧患”而去云端之上的天国开放。那么，满街行走无处不在的独生子女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要把你撕成碎片。

文化、思维、心态等诸方面的差异，常产生出惊人的相悖。

死亡的形形色色，折射出社会人生的绚烂斑驳。所选全用“写真”的手法，反映着死亡与之相联的多层面。连宗教与死亡这类高深的命题，亦被沈从文在散文里作了冷静优美的描述，几臻于一般研究者不可企及的高度。山高水急，地苦雾多的湘西，“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凤凰》）《清乡所见》中那个掘出墓

中女子抱往山洞的怀化青年；《一个大王》中副官死时的愤激与沉默；《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那个朋友满腔热情投身革命而面对死亡表现出的胆小怯懦，无论篇幅或长或短，都是描写死亡的上乘佳作。掩卷沉思，萦回不去的，或是对生命的巫术信仰和追求，或是在迷失飘荡的人生中意欲为生命觅得一个永恒归宿的孤苦灵魂。

死亡之于人类，不论中外，概莫能免。所选的几篇外国作家有关死亡的散文，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大致揣摸体会到外国人对于死亡所采取的态度，从而明了面对死亡的从容态度和一息尚存便努力创造是人类应有的美好品格。

丹麦作家尼克索的《至死不渝》，讲述了天才音乐家包恩的故事。作家始终站在审视人生的角度，平静地叙述包恩之死和雅奴斯之死。生前已拒绝了一切音乐的音乐家包恩，结果还是死在了音乐中。他是“偷偷地”听自己的孩子的演奏中死去的。包恩在音乐中走向死亡，留下了对歌声琴声的无比眷恋。包恩的儿子雅奴斯也为音乐而死。临终前的雅奴斯想起床去检查一下亲手修理的风琴，看声音调得好不好。他的妻子告诉他说，教堂里的新牧师已经试过琴，还答应在你安葬时弹奏。雅奴斯听后安心地永远闭上了眼睛。这是没有怨恨没有遗憾的快乐死亡。

法国作家雨果的《悼念乔治·桑》，一反悼念文章的悲痛与沉闷，凸现出暴风雨般的热烈。“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

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煞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

当我读到著名传记作家茨威格《世间最美的坟墓》时，我的思绪从无人守护的托尔斯泰的林中墓冢飞向辽远，去俯瞰搜寻世界上一次又一次平凡又伟大的死亡：细雨蒙蒙的巴黎郊外，一支二十多人的送葬队伍，一块和寻常百姓一模一样的石碑，安睡着一代伟人，一位前总统；中国东南部的一片树林里，深埋着一位少年便投身革命的伟大政治家的骨灰，他生前不要人崇拜，死后却在亿万人心中心赢得永恒。

地球一刻不停地转到了今天，成就了我们这些充满了冷峻的经验和理性的现代人。死亡用其无法替代的力量使人变得完整，人类也因死亡相继得到长足的进步。不能用死亡照面的人生哲学是不彻底的人生哲学。不能直面死亡的人生是尚未觉醒的未立定的人生。

和历史的厚度相比，任何人都显得单薄而渺小。无论谁的生命都不免失落在历史的尘雾之中。惟有创造，不懈地创造。那么，在你死亡之时，你那冷气森然的脸上，便会是安详闭合的双目。“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恩格斯语）

一九九二年四月

## 目 录

|           |     |    |
|-----------|-----|----|
| 五色死亡录(代序) | 田曙光 | 1  |
| 祭献之辞      | 卢 隐 | 1  |
|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 苏雪林 | 8  |
|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 卢 隐 | 18 |
| 一个人在途上    | 郁达夫 | 25 |
| 志摩在回忆里    | 郁达夫 | 33 |
| 冬 天       | 朱自清 | 40 |
| 哀韦杰三君     | 朱自清 | 43 |
| 画师洪野      | 施蛰存 | 47 |
| 雷峰塔下      | 卢 隐 | 52 |
| 鲁迅先生记     | 肖 红 | 55 |
| 父亲的玳瑁     | 鲁 彦 | 58 |
| 投荒者       | 李广田 | 66 |
| 老 人       | 何其芳 | 73 |
| 追念同轩老人    | 王统照 | 80 |
| 为了忘却的纪念   | 鲁 迅 | 85 |
| 沉默的果实     | 聂绀弩 | 96 |

|                   |     |     |
|-------------------|-----|-----|
| 赎罪的话 .....        | 艾 青 | 106 |
| 被凌辱了的十字架 .....    | 碧 野 | 109 |
| 血的短曲之七 .....      | 舒 群 | 114 |
| 百合花 .....         | 彭燕郊 | 120 |
| 愤恨和悲哀 .....       | 罗 洪 | 125 |
| 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 ..... | 沈从文 | 128 |
|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   | 沈从文 | 135 |
| 凤 凰 .....         | 沈从文 | 146 |
| 一个大王 .....        | 沈从文 | 163 |
| 清乡所见 .....        | 沈从文 | 177 |
| 执政府大屠杀记 .....     | 朱自清 | 181 |
|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  | 周作人 | 190 |
| 死 法 .....         | 周作人 | 194 |
| 偶 感 .....         | 周作人 | 198 |
| 人力车与斩决 .....      | 周作人 | 204 |
| 忆柔石 .....         | 林淡秋 | 206 |
| 一二九前后 .....       | 齐 同 | 214 |
| 街血洗去后 .....       | 郑振铎 | 234 |
| 老哥哥 .....         | 臧克家 | 237 |
| 山行杂记 .....        | 师 陀 | 243 |
| 影 .....           | 丽 尼 | 248 |
| 枉生女士 .....        | 许 杰 | 252 |
|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 .....   | 殷 夫 | 263 |
| 花 床 .....         | 缪崇群 | 270 |
| 叶 笛 .....         | 缪崇群 | 272 |

|                  |                |     |
|------------------|----------------|-----|
| 红 菊 .....        | 缪崇群            | 275 |
|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  | 巴 金            | 281 |
|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  | 冯 至            | 287 |
| 故乡夜话 .....       | 袁 鹰            | 292 |
| 远的怀念 .....       | 孙 犁            | 299 |
| 哭小弟 .....        | 宗 璞            | 303 |
| 一个甘于沉默的人 .....   | 王 蒙            | 310 |
| 祭长者——邵荃麟同志 ..... | 王 蒙            | 314 |
| 忆施居甫 .....       | 巴 金            | 319 |
| 怀念肖珊 .....       | 巴 金            | 324 |
| 赵丹同志 .....       | 巴 金            | 339 |
| 忆白石老人 .....      | 艾 青            | 344 |
|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 | 严文井            | 352 |
| 矶鹑带来欢乐 .....     | [美]玛丽·谢尔曼·希尔伯特 | 359 |
| 世间最美的坟墓 .....    | [奥地利]斯·茨威格     | 364 |
| 红色的圣女 .....      | [法国]巴比塞        | 367 |
| 悼念乔治·桑 .....     | [法国]维·雨果       | 374 |
| 应该选择 .....       | [法国]儒勒·瓦莱斯     | 378 |
| 至死不渝 .....       | [丹麦]尼克索        | 382 |
| 散文二则 .....       | [俄国]屠格涅夫       | 392 |
| 我不能沉默 .....      |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 399 |

## 祭 献 之 辞

庐 隐

唉！这是怎样悲惨而深刻的一个伤痕呵！评梅！月色是寒凉如冰，宇宙是深沉静默；你就在那时候悄悄的走了。我记得那夜，我刚睡下，就接到你舅父的电话，说是你病情危急，唉！我的心颤抖了，我的神经紊乱了，直等到森弟叫了汽车来，催我快走，我仿佛恶梦初醒。唉！评梅，我真不信你去得这样决绝，人间诚然是苦海，不过你这二十余年，寄息于其中，难道真没有一点依恋吗！但是天心不可测，我知道你的去，也是一半欢喜一半悲愁呢，是不是？

汽车转瞬到了医院门口，一片寒光，照在那庄严而冷森的大楼上；我感到凄凉了。一直含着泪走到你的病室，远远的已看见看护们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吓极

了，心想难道已经完了吗？我深夜赶来，终不能见你最后的一瞬吗？唉！天呵！这时我流着泪忙进了那个小门，看护正在给你擦痰，我知道你还在人间；这时我暗暗的祷告上帝，我求他施出惊人的神通，将你游丝般的生命挽回；那时你喉头的痰，不住的作响，你的气息十分急促；脸色惨白极了，好像枯蜡，眼神也散了，看护将你手拿出来按了按脉，也叹息了，摇头了，她低声告诉我：脉没有了，唉！评梅！上帝是无灵的，命运是不可换回的。我忍着惨痛看着你咽了那最后的一口气。唉！太可怜了！你将头往枕上一放，二十余年的生命便这样收束了，那时我还怔怔站在你的面前，我辨不出是梦是真；我看着你惨白的面靥，低垂的睫毛，和散乱的黑发，这一切不久都要化为灰尘，但是我愿它们都深深印入我的脑膜，但是医生不容我多看，他叹着气，将白色的被单遮住你的脸。唉！评梅！天从人间夺去了你；医生又从我眼睛里夺去了你，可怜我感到世界的空虚了。我禁不住放声痛哭，你的舅父，森弟也都向着你的尸骸痛哭；但是哭有什么用呢？天是永远不为这悲哀的哭声而动心的呵！一切都只是冷酷尊严的对着我们。后来看护来劝我出去歇歇，并且她还劝我说：“你不要太为她悲苦，她得了这病，纵使好了，也要残废的。……这样一想她不是死还快活吗？”不错，她的话很有道理，并且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感到，死比生乐，如果灵魂是不灭的话；你在另一个世界，遇到你的宇哥，也许这时正在高唱凯歌呢。但是评梅你丢下凄苦的清姑隐姊，她们太可怜了！还有你白发婆婆的两老，他们更需要你，你竟忍心放下走

了，从此以后，他们接不到你的信；你的慈母到了暑假，也看不见你回去，你想到她老人家含着泪，替你预备床褥时的情景，你真能不动心吗？唉！评梅你纵使看轻这些，不值留恋的恋情；但是你所希望的事业你也决然不顾吗？唉！评梅，这一些疑问，你能答复我吗？而今是人天路隔了，若要相逢，除非梦里，希望你给我一个极清楚的梦吧！可怜我只敢有这一点希望呵！

你死去的消息，传遍以后，没有一个认识你的人，不为你恸哭，最可怜的，是你教的那群天真的小女孩们；她们叫着“先生”不住的痛哭。她们纯洁天真的小心，感到悲哀了。你装殓的时候，她们流着泪替你穿衣服，评梅！这一点应当骄傲了！这一些纯洁的天使，用她们极热烈的真诚之泪，来洗涤你在世的伤痕和劳绩，你大约可以安慰了吧！

现在我再告诉你白屋的情形，我记得从前每次来学校上课，当我开白屋门看不见你时；我心里就不知不觉的怅惘，有时并后悔，我今天来得太早，坐在这白屋里，又凄凉，又寂寞，由不得想起五六年前，白屋里的种种；那时候我们的交情，还是很普泛的，见面时除非谈些没要紧的话，其余的时候，便互相缄默着，那时我对于你的生平不很了解，我为了自己颠沛的命运，常常艳羨你的幸福。不过有的时候，你一种难言的苦情的表露，很使我惊奇过，但我以为是我自己的误解；所以一直不敢向你动问，并且连我自己，那时纠纷难解决的恋爱问题，也不敢向你进露一字半句。因此我们只有相视无言，后来我决定走了，决

定去作绝大的牺牲了，你才含着凄苦的微笑对我说：“隐姊，我佩服你，你是英雄，你胜利了！我真不如你！”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莫非你也处在我这种进退皆难的环境吗？我想问你个究竟，又怕你不愿对我说，我只得不得不说，离开了白屋，第二天我也就离开了北京！你那时还到车站去送我，我看见你含着眼泪……唉！评梅，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的灵魂沟通了，在这广漠冷淡的人间，能够无意之中，得到一个知己，也算是幸福了。但是昔日所认为的幸福，就是今日的苦痛，如果我们始终只是普泛的认识，你今日的绝然而去，我也不过说一声“可惜”完毕。现在呢，你的死竟刻上一道极深刻的伤痕，在我创痛的心上，唉！评梅，你的隐姊真太可怜了，你知道我这几年来，所受的苦痛，是接二连三的不断呵！在你病的时候，正是我哥哥，丢下我年轻的嫂嫂，和幼小的侄子们死去的时候。你想我那时的惨痛，向谁去诉说？还不是咽着眼泪，到学校去上课吗？有时候极想放声痛哭，但是怕别人忌讳讨厌，只得努力的忍下去，到夜深时，悄悄的在枕上流泪。唉！评梅！你从前总觉得你是孤苦的，但是你还爱你的父母，还有许多了解你爱重你的朋友。说到你可怜的隐姊，那就太悲惨了！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稚小的萱是她的亲人，父母呢，早已抛下她去了！现在爱她的哥哥，了解她的朋友，也都抛下她去了。唉！叫她怎忍回头过去，细想将来！唉！评梅，你从前曾允许为我料理后事，整理遗稿，立碑作传，现在你竟去了，这一切你所应许我的，反倒叫我替你办，天呵！这是怎么个安排呵？——

唉！评梅，我每天来到不堪回首的白屋时，我便不禁泣然了，我坐在那长方桌的旁边，我总感觉到你是在我的对面。但是抬头细看，哪里有你的影子呢？有的只是那脑海中的幻影呵！有时我听见门外有高底鞋走路的声音，我总以为是你来了，然而每次我都是因失望而悲哀。有时我照着你常照的那面小镜子，我总觉你站在我的身后呢，于是我急转过身来寻觅；唉！斗室凄清，又哪里有你的影子呵？唉！评梅！这仅仅是一所小小的白屋，但是它装了我们俩悲哀和欢笑，在这小白屋中，你看见过我胜利的微笑；在这小白屋中，你看见过我悄流悼亡的泪。唉！仅仅四五年间，我们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的滋味，这一次我千里归来，本想和你相依以终。在这悲苦的运命中，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天公虽然刻残，我们也就感谢它，对于我们的意外厚遇了！谁知道，并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最后也只是一场幻梦！唉！评梅！我这样不幸的人，还配更说什么！

本来像我们这样凄苦的生命，早点收束了也罢！不过你呢，曾经为了白发高堂，强饭自爱。我似乎一无所恋了，但是现在我又为了萱努力的挣扎，我几次想到死，但我一想到我死后萱的孤苦可怜，我的心便又软了；我不愿意死了；我要挣扎着，受尽人间的凌虐，看她长大成人，……唉！这岂是容易忍受的磨难；不过天知道！我为萱我愿意咬着牙忍受下去。

唉！评梅，我的哀苦也不愿再向你深说了，现在我再报你一个惨痛的消息，昨天我接到清妹一封快信，她为了